

中華短篇小說

風俗閒評

下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風俗閒評 下冊

山莊

有村莊名游里阿義。一山澗之下除却工廠之煙囪。教堂之尖塔。從車站大道上可以遙瞰外。並無其他。俟構如欲考此莊之軼事。則對以魚卵醬當飯。莫不知之。因從前此莊考士勞甫家治一喪事。有一教會之主計。將飯廳供設之魚卵醬。儘其所有食之殆盡。此主計鬚髮皤皤。竟未嘗過此味。忽於考士勞甫席上見之初一染指。卽以爲佳立罄。一具卽取他席上所有食之同坐。有以肘觸止之者。有執裾以阻之者。此老悍然不顧。貪口忘形。咀嚼生津。饑涎四濺。迨其挂腹撐腸。自云飽餐。合計所食。共得魚卵醬四磅之多。今其人久已骨朽。而所事流傳至今。膾炙人口。永著爲此莊之紀念。舍此軼事之外。更無其他之文獻。

足備譚資。此莊常有疫病流行，街道極其污穢，泥濘滿途，終年無乾燥之時。潮湿最甚，莫如籬邊柳下，積垢深厚，竟無法以糞除。臭氣薰蒸，終無已時。因此莊有染坊三所，染汁爲一種酸質，所醞釀爲藍，爲靛，腐敗霉爛，其味已不可嚮。更有一織皮工廠，地既褊小，而此四廠所造之種疫料，灌漑已深，其實四廠只工人四百工作不息，滿村所飲之水，已不免染。布織皮之滋味，所濺之染料水，臭皮水濡染草地，牲口食之，卽生瘧病。以後官中干涉，但禁止皮廠，勤工今皮廠雖已閉門，仍在暗中造作，上下蒙蔽，視前禁如具文。每月給醫官及巡官十魯布，遂無舉發之人。莊中有樓房二所，以白鉛爲頂，號爲新式。一所爲市政辦公所，與教堂相對，一所爲商人格白坑所開之雜貨鋪，雜之云者，無一不備，酒漿、牲口皮貨糧食，但能賺錢，皆可居爲奇貨，譬如喜鵲羽翎爲婦女冠上之飾，銷場既廣，彼平時以三十考卑克收買，積少成多，轉鬻之，卽獲大利，亦賣木料。

亦放利債。統言之。一壘斷獨登之市。儉也。生有二子。長者那希木。次者士的分。那希木充當。領探不常。居家士的分。隨其父料理商業。其實身體。尪羸兩耳。又聾。格白坑並不倚賴之。唯士的分已先取婦。名牙森麗婉。風流自賞。顏色爲一村之冠。每逢禮拜。首戴花冠。手執旱繖。綽有姿勢。平日蚤起遲眠。勤勞最著。曳長裙。或由棧入窖。或由窖入棧。滿腰繫以鑰匙。略一移步。如環佩之有聲。格白坑見此。佳婦恨不爲長子娶之。而使之嫁彼聾兒。未免可惜。此老胸中所愛者。長子那希木。次媳牙森麗婉。因次媳手歸已。久善於持家。明於識人。對內對外。皆以一肩任之。所以多鑰。隨身不委他人。卽聾夫亦不輕授之。櫃頭論價。店內記簿。以及馬肆。牛市。亦能相齒。相角。辨骨。辨皮。無不當行出色。是以終日談笑。風生精神。百倍。格白坑每見必稱贊。非常許爲才女。既感於兒婦之才貌。老鰥岑寂。遂不守不續娶之。誓翼得內助。如次子者。何樂如之。此念一動。不日如。

願其人離莊三十里。年華雖艾。風格猶存。名曰娃瓦洛浪。洞房卽在前樓。自是以來。向之黑屋。今乃大放光明。玻璃新換。未夜上燈。空桌之上。罩以白布。牕外亦有草花數種。從前兩餐。舉家均食椰菜。今則分人受食。各據三盤。娃瓦洛浪食苦。逢甘嫁得金夫。自謂三生有幸。嫣然含笑。旣持婦道。又欲撫仿母儀。且力倡慈善事業。舉凡流民乞丐。香侶村婆。皆來講求。振助本莊婦女過從。往來皆格白坑。從前所未有之舉。更有工廠已革之工人。亦來相投。娃瓦洛浪給錢給食。且給以禦寒之衣。以致戶限。欲穿娃瓦洛浪。久居情熟。形迹不拘。往往徑以鋪中之物。濫施貧人。聾兒士的分見。彼以茶葉二錢贈人。心爲不平。奔告於格白坑。曰吾父不知吾母。以茶葉隨意贈人格白坑。聞之默不一語。縕其雙眉。登樓欲有所詢。問不知。相見之時。何以口不從心。轉謂娃瓦洛浪曰吾妻汝如須用。何物鋪中所有者。可以取攜。自便。幸毋對於老夫。有彼此之意。見明日又戒。

士的分曰汝母以後須用何物聽其自由汝母須過問也雞鳴而起唯利是圖格白坑終朝勞苦不能自休牙森麗婉辨明而起梳髮盥面水壺一響則無窮之事故相逼而來格白坑著黑色長袍番布新褲長統皮靴於未明時卽在地板上來回散步太陽一出乘車出門一躍登車以手卽覆其帽簷深恐人得見顏色此時年已五十六歲而筋力不衰牙森麗婉娃瓦洛浪有時送之登車大馬黑色價值三百魯布所以自掩其面者因本莊貧人甚夥往往拱候於門外以便陳詞格白坑不待其發言搖鞭急去若爲乞兒卽大聲斥之曰速去上帝助汝吾不能代上帝施捨也娃瓦洛浪於其夫去後髮上罩以輕紗手宴席以除塵垢或至廚下督率庖人牙森麗婉在鋪中招呼買賣當街卽聞其譚笑聲數錢聲及怒罵店夥聲其夫士的分癡坐其側若罔聞知或有時久坐心煩上街閒眺科頭不帽納兩手於衣兜中仰面看天或低頭視地故作童騃之狀娃

瓦。洛。浪。於。一。日。之。中。進。食。四。次。飲。茶。六。次。著。爲。家。令。牙。森。麗。姪。晚。餐。後。核。算。出。
入。獲。利。多。寡。然。後。登。榻。莊。中。染。坊。三。所。一。所。屬。考。士。勞。甫。家。兩。所。乃。和。亦。林。兄。
弟。三。人。分。掌。之。和。亦。林。二。廠。皆。有。德。律。風。餘。唯。辦。公。室。一。具。近。已。不。通。傳。話。機。
匣。上。已。生。蛀。蟲。市。政。官。本。無。文。牘。往。還。唯。對。租。亦。林。廠。尙。喜。接。應。電。話。今。又。停。
止。愈。不。足。以。銜。其。才。至。於。二。廠。之。德。律。風。停。止。原。因。因。和。亦。林。正。與。其。仲。氏。季。
氏。涉。訟。彼。兄。弟。一。經。闖。牆。則。工。廠。歇。業。或。閉。數。月。或。閉。半。年。已。成。慣。例。一。日。兄。
弟。議。和。則。重。行。招。集。工。人。開。張。生。理。彼。兄。弟。有。一。訟。事。則。滿。村。中。人。乃。有。譚。助。
按。平。時。每。逢。禮。拜。考。士。勞。甫。家。人。與。和。亦。林。昆。弟。滿。街。相。逐。爲。樂。牙。森。麗。姪。亦。
必。更。易。華。裳。在。本。鋪。左。近。閒。走。怡。情。和。亦。林。昆。弟。見。之。必。邀。之。過。其。家。或。推。或。
挽。若。搶。若。奪。格。白。坑。亦。於。是。日。挈。其。後。妻。並。坐。馬。車。以。試。此。三。百。魯。布。之。快。馬。
繞。行。原。野。並。不。出。莊。馳。騁。至。於。日。落。始。各。歸。家。晚。間。和。亦。林。家。有。大。風。琴。一。張。

若遇月明時有聲有色此莊乃自謂天上人間獨一無二之樂土也。格白坑長子那希木不常在家常有家書及物品寄歸書中語極恭敬辭亦修潔頗具公文程式那希木從不喜讀書識字不解文語而此書爲父母起居情文周至身作一偵探不應更有書記押尾簽名乃其眞蹟比之書上之書潦草不堪又似禿筆無墨此書一至格白坑愛如拱璧高聲朗誦誇示於人曰此子幼雖失學一入仕途便爾文雅充其學力將來平步青雲不可限量一日禮拜格白坑與娃瓦洛浪坐樓賞雨遠見那希木坐一馬車繞後莊而至從來徒步今乘高車殊出意外下車入門面有驚色心神不定爲牛口所無坐立不安旋出旋入豈不幸革職耶娃瓦洛頗喜其歸且憐其無耦因其神色不怡因與格白坑籌議此子抑鬱無聊必非無故今已二十八歲理應爲之授室以弟先兄彼安得不以怒顏對父母那希木所住子舍與親舍只隔一壁從此時聞父

母與弟婦主張物色佳人迎爲家婦姓瓦洛浪一日謂那希木曰汝弟娶婦已歷多年汝年已過婚時遲遲不立家室殊非所宜汝自服官於外未必遽生家累新婦在家可助予整理家政吾見汝終日咄咄舉動乖宜大約皆獨居所致格白坑爲游里阿之大戶與人議婚最易成就莫不震其富也但抱此意可以聽其挑選拔萃擇尤那希木貌並不麗面削如瓜其脣頰又隆然而起如豬嘴之上翹凝思之時喜以其鬚送入口中自嚼沈湎於酒終日不醒自項至踵望而知爲醉人旣經聘妥娃瓦洛浪乃告之曰耕人極美又耐勤勞佳期亦甚適那希木曰善哉妙在吾非殘傷廢疾跋躋暗聾彼美我又何嘗不俊新婦家在鄰村地名陶古衣窩半村半郭中有一家一婦與其妹同居妹亦居孀有女在而嫁者娶以爲宜旣娶其女並可迎養其母姓瓦洛浪因媒妁盛稱其美特往

相之。又自謂富家可納貧女。特擇吉挈子相親。陶古衣窩有離葩之姑母。因就其家舉行此禮。其姑母爲備茶點酒果。離葩亦著新衣。身材嬾娜無疵。可吹羞怯。可憐。尙含稚氣。周身中度。不過手指不纖。此由自小操勞生活。仰於十指。倘在紳富大家。必以爲美。中不足。若在格白坑家。方恨其兩臂不粗。兩手不大。如箕堅如箝。便於執役。其姑母謙詞。唯以貧無贍。僉爲歎。娃瓦洛浪曰。此實無妨。吾所娶者人材須嫁妝。何所用之家世。經商開張。貿易但能作苦性。不昏愚。吾願已足。離葩聞之。自念從小食貧。亦曾入城作婢。傭值是求。雖乏聰明。尙非愚暗。大有勝任愉快之意。其母爲避生客。伏處於廚下。因身嬰宿疾。至老不瘳。昔爲人傭。爲主人俯拭地板。主人暴怒。以足踢之。致破其膽。懶於見人。手腳不時顫動。有如篩糠。今來意在相攸。且探新姻之口氣。不料那希木日在醉鄉。不耐久坐。隨意行動。走入厨下。問曰。老嫗。何以枯坐於此。一人不苦寂寞耶。其母曰。

吾非不欲與親家快晤。因賤軀多病。不耐周旋。那希木乃一笑而出。既歸。仍不到。差婦已聘矣。應生喜悅。乃彼或出門。並不一過於未婚妻。以申繩綰出屋入屋。口中吹噓若歌若謠。有時立如木雞。目光注視其地。直欲穿入重泉似嬰重感。似抱殷憂。並未求牝。哀鳴乃知其父與繼母之用心。但知及歲。當婚未得此子之虛實。加以平時拘謹。近頗放肆。出言亦無倫序。婚事既成之後。格白坑促之。乃復入官供職。

去游里阿陶古衣窩二村之間。有姊妹二人。爲人縫紉。那希木新婚日近舉家須易新衣。姑婦二人尤欲格外出色。娃瓦洛浪大衣色取棕黃。鑲邊黑色牙森。麗婉大衣純用滌綠色。獨於胸前雜用鵝黃色花樣。乃其自創。諸人衣服製成。格白坑不肯予以現錢。按價折算。予二人蠟燭數包。沙丁魚數合。二人無可奈何。行至半途。同聲一哭。婚期將屆。那希木先三日即歸。新製大禮服膠皮韓領。

繩爲紅色絲繩所結其端成一圓球外於肩上披大氅一件兩臂並不伸入先於樓上偶像前禱告然後爲父母問安忽啟行囊以二十魯布爲其父格白坑其母娃瓦洛浪壽又以十魯布贈弟婦牙森麗姥弟婦驚喜以手簸弄之其光可鑒曜日生輝如新出爐治者那希木面無德色而有愁顏兩頤暴起如墳知必於下火車時多醉數杯萬不至有可憂之事然言語頗近妄誕忽謂格白坑曰此次婚事酒筵不宜過儉伊羅勞夫家其妻因肺病而死出殯之日所備大餐力求精美每人合費二魯布有半酒亦絕佳合價更貴於大餐吾莊人如往大赴席必不知若者用醬若者用醋格白坑大驚失色曰異哉一客合二魯布半那有此等貴物那希木曰誠哉合此價我卽坐上之客大凡城人飲食不比鄉村隨便入一飯店略食數肴略飲數盞卽須五六魯布父亦識吾友沙木道福乎彼於飯罷走入加非館必飲考格洛克上品酒一杯每一杯不滿一口尙值

六考卑克格白坑曰真耶汝非給我耶那希木曰吾露莽謬吾終日與沙木道福。但吾家書皆出彼之手此君藻翰高華當今第一又向桂瓦洛浪曰吾母不知此沙木道福有經天緯地之才熟於國家歷史如掌上觀文蒙彼不棄日必隨我游行吾兩人可以媲美前賢吾服彼之學彼服我之才所以倚我爲生活稱我爲畏友謂我兩眼能見人肺腑譬如散步市場見一人以汗衫出售吾大聲喝之曰此汗衫何處偷來敢來拍賣細加盤詰果爲賊贓娃瓦洛浪曰汝又憑何術以知之能毋誣乎那希木曰卽吾亦不自知大約天生之慧眼如彼物果由竊得自有一種電光相攝引我生疑立時破獲吾之同僚每於吾出查之時必曰此君一出又不知多少水禽投入羅網也水禽卽指盜賊羅網卽指我也不論何人不論何地皆可入手盜竊無如天壤雖大天既生我竟無處可以銷贓娃瓦洛浪曰上禮拜干吞里六失去山羊四隻汝旣多才必能物色得之

吾恐其徒勞也。那希木曰：「不須一兩日。吾能得犧羊之盜。」家人聚語，洵一樂事。時方四月，天氣朗晴，吉期既屆，車馬行人絡繹於游里阿村路之上。更有一車駕以三馬，套以纓絡，髮及尾皆束以紅帶，樹上鴉鵲爭鳴，若爲格白坑賀喜門外。如此至於雜貨鋪內，肆筵設席，有鹹肉、有沙丁魚、有苦酒及其他食品，更有乾龍蝦腥味觸鼻，格白坑新韓新服張羅席面，刀之不潔者拭之，叉之有垢者瀝之，娃瓦洛浪黎明已起，前後奔走廳間來賓，皆因其女家長莫不請而見之。廚丁二人係由贊雇，一切用物不經指定，不敢擇動。尤欲時時關白牙森洛浪綠衣出現，加以曳地之長裙，來迴庭院，如蝶旋舞於風前，笑語聲怒罵傭工聲，隔牆行人聞之，親切加以門前，車馬共見，共聞，莫不知格白坑家有非常之大舉，動綵輿既去，俟之半日午後三鐘，歡聲雷動，諸多賓客簇擁新郎，往迎新婦，同入教堂，燈綵輝映，音樂和鳴，離葩下車，見人氣香煙目爲之縮，加以樂聲。

震耳。歌聲。遏雲弓。鞍步。姍姍。其來。襟綬。一花。珠寶。爲有生第一之盛飾。乃寸
心堵塞。如夢魘於睡中。新婚當前。真有不敢仰瞻之意。那希木黑色道服項下。
紅繩綯已在肩上。裂皆若怒。忽聞歌聲大縱。乃勉彊一鞠躬。手作十字形式。悲
從中來。念及死母。此教堂自初生受洗。以及兒時來助唱。歌頌來數至何處。曲
折無不識。之偶像。何狀。無不瞭然。今日來成婚。禮乃動孝。思憶母泉臺。淚已盈
眶。對面一無所見。心禱上帝。速爲祛煩。又覺自造多孽。獲罪於天。上帝必不能
曲宥。望窮援靈。尤爲痛心。不如於人聲鼎沸之中。恣爲一哭。所幸平時面目本
自可噴。此時或在醉中。或泣或歌。不足爲異。於此時。一兒忽啼。牽其母欲出。牧
師斥其母曰。此時最吉。正對神明。奈何容小兒啼哭。因急爲二人成禮。既畢。衆
又隨之擁出。歸到鋪中。牆頭牕眼。皆有爭睹之人。親友如雲。充塞滿屋。各獻賀。
詞。新郎與新娘並立廳上。樂又大作。歌又高揚。爭相進酒。以慶二新人。一老翁。

意里堯夫本爲一木匠身幹極長眉濃幾掩其目對那希木曰祝汝新夫婦白頭偕老魚水相和乃老人之賀意未伸那希木徑伏老人之肩上痛哭曰容我一哭以寫我悲意里堯夫曰汝方大喜且祝新婦眞天人也滿足良緣正宜大笑汝何以反其道以行之此老在山莊稱爲長者凡有建築多出其手年來已儼然工師矣此禮既畢衆賓歸坐歌聲又起女賓和之席間所飲苦酒性烈而上攻善飲者當之且不免腦暈頭昏出言無狀中有貴客爲牧師鄉官及書記此書記終年並不握手工場會計本莊商賈皆挈眷屬拔宅面來飲啖極豪莊諧雜進中有一婦面瘦眼斜子女盈前占其半席斜眼不瞬如鷹瞵之注視小鳥恒在杯盤不論精麌美惡莫不朵頤見有餘殘凡可以入手者則以之納於懷不獨己爲囊鼠其子女之衣袖亦盛滿欲裂此來賓之大略情形也離葩癡坐其神氣與教堂相似那希木未暇與離葩周旋一語若不知其在側唯與人

賭飲苦酒醉語模糊忽對離葩之姑母曰吾有至友沙木道福其人有宰相之才與我莫逆今日不可不滿飲一杯爲吾友沙木道福遙賀玆瓦洛浪圍繞環行勸酒勸食自信山珍海錯旣美且多衆客歸家必不致謂主人簡略日之夕矣坐筵未散有索甜酒於女主人者往取未來音如潮海隱約聞院中一婦人狂詈曰彼等直是吸吾之富血吾不能堪兩語而止是夜仍有跳舞和亦林與其仲弟欣然來降和亦林自攜瓶酒於跳舞時一手執瓶一手擎杯且飲且笑大有目空一切之概其時牙森麗姪方與其仲弟慄跳綠身黃胸長裙飛動忽爲所絆略不留心鍼綫嚴密轉使一幅中拆如裂帛有聲意里堯夫曰留心裙幅牙森麗姪聞之不以爲忤一笑回眸善於狀物者謂如春麥滿疇一黃腹毒蛇伸頭覓食因牙森麗姪之頭小頸長故取譬最爲精當和亦林又繼其弟引之跳舞恣態極妍俯仰嫋嫋觀者皆以目語謂兩人親密實越羣常敘舞夫士